



在二姨家过年

□ 李同书

知道玩够了，回到家里就有白白的花糕吃，过年，真好。

二姨夫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我们身后，高大的身影像一座塔一样罩着我们。他从小亮手里接过尼龙绳，熟练地把陀螺摆冰面上，二姨夫挥起尼龙绳，弯下腰抽打着，小小的陀螺像飞机旋转的引擎，只听嗡嗡的声音在冰面上弥漫，时而低沉，时而婉转，像一支荡气回肠、感情丰富的乐曲在四野回荡。

二姨夫收起尼龙绳，突然唬着脸说：“回去罚站，谁也别想吃花糕。”丢下我们自己前头走了，我们颤颤地跟在二姨夫身后，心里像装着一只小兔。快到家门口的时候，二姨夫突然转过身，低声问我们：“去哪玩了？”“在……干渠……”小亮噤着嘴回答。二姨夫踢了小亮一脚：“傻，跟你娘说，去饲养场看人杀猪去了。”小亮笑了：“知道。”我和二姨夫都笑了。

二姨其实知道我们去了干渠，她只是不忍心揭穿我们，也许在心里她已经给我们放了年假，表面装一副严肃的样子。

二姨看我们来了，一双疑虑的眼睛上下审视着我们，最后在我们脸上也许没有看出什么破绽，莞尔一笑，示意我们去洗手，等我们走回厨房，一股浓浓的甜香立即扑鼻而来，这时候，我和小亮才感到了饥饿，抓起又白又暄的花糕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

找二姨夫写对联的人渐渐多起来，有的手里端着一碗刚出锅的红烧肉，有的用手帕包着几个热腾腾的菜馍，他们一边跟二姨和二姨夫寒暄，一边把手里的东西交给二姨：“他二大娘，刚出锅的菜馍，叫孩子尝尝。”“二婶，俺娘说了，今年的红烧肉盐味正宗，趁热，让俺二叔尝尝……”

二姨跟村里人打着招呼，脸上漾着笑意，手忙脚乱地应付着，简直乱了分寸，最后还是二姨夫踢了小亮一脚：“傻，跟你娘说，去饲养场看人杀猪去了。”小亮笑了：“知道。”我和二姨夫都笑了。

临近年三十，母亲接我回家，小亮用各种理由百般留我过年，按照风俗，我不能在

二姨家过年的，母亲答应过完年让我来二姨家走亲戚，小亮才罢了休。

二姨用包袱给我包了一篮子花糕，让我带回去吃，我走出去好远，小亮还站在院门外目送着我，我向他挥挥手，说：“回去吧。”

很多年过去了，小时候在二姨家过年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，那种天真烂漫的童趣，人与人之间的淳朴乡情，二姨精心制作的花糕以及二姨夫免费为大伙儿写的春联，一一镌刻在我记忆的荧屏上，永远忘不了。

最难忘



一天一夜的雪终于停了，厚厚的，覆盖了原野上的一切。久违的阳光穿过令人压抑的霾层射下来，透过树的缝隙，留下长长的影子，诠释着北方雪后独有的韵味。

这样的阳光、这样的雪，在小雪节气刚过，确实是一种奢侈。半个多月的连绵阴雨，随之而来的一场暴雪，让不习惯连阴的人们多了一份意外的惊喜。

北方的冬季多是干燥而寒冷的，天地间展露的时常是一种空旷和萧条。但冬日的阳光却是富余的，闲来无事，三五老者喜欢揀一背风向阳处，静静地晒着太阳，时有时无地闲唠上几句，狗儿蜷缩在脚边，整个世界是静的，一晌的时光大多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去了。

有雪的日子便有了不一样的感觉，北方的人们大都是喜欢雪的。虽然寒冷，却阻挡不了那份强烈的期盼，雪来了，儿童便有了儿童的狂欢，大人便有了大人的心思……雪是冬天送给童年时光的一份厚礼，伴随着每一个孩子冬日的梦境；更是大人们一季聊了又聊的话题，充实而饱满。

雪落无声，文人们往往喜欢听雪。此时无声胜有声，也许他们用心去听，可以听出其中某种契合心灵的声音，那是一种宁静、一种情致，或是一种闲适。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”，那是闲适中的一种温暖；“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”，那是淡雅中的一份愁绪……没有了其他杂音的烦扰，他们能听出那种来之自然和心底的声音。

百姓更能听到雪实实在在的声音，这声音，世世代代回响在他们的耳畔，那是一首舒心的小夜曲，是一首欢快的圆舞曲，是和着心底的喜悦奏出来的。当雪花从空中簌簌落下，越积越厚，慢慢覆盖了屋顶，覆盖了田野，踏上去吱吱作响的时候，他们的心是踏实的，这样的冬天，这样的雪，纵然北风呼啸，那也是一种温暖的声音。

雪霁风停，放眼望去，一个银装素裹的世界就在眼前。陆陆续续，三五成群的人们嬉闹着走进雪里，以自己的方式温暖、充实着冬日的记忆。一个个动感的、美丽的画面就这样定格在天地之间。还有谁不喜欢雪呢？飞舞时是精灵，静寂时是处子，每一刻，都是那般多情，用一袭洁白俘获了你的心，且飘逸、随性、自由、洒脱……

喜欢雪霁后那种静谧的感觉。此一刻，万籁俱寂，雪勾勒出的世界千姿百态，风情万种，一个角度就是一幅美丽的画面，一幅画面就是一首隽永的小品，或淡雅、或空灵、或悠远……你不忍踏出一步，去破坏那种美丽，这样的世界，于你、于我，适合的只是静静地欣赏，静静地享受。

也喜欢舞动的雪，那是因为它婀娜，因为它携带的那一份来自天宇的问候！缓行在飘舞的雪里，雪带着我一起舞动、旋转、飞升……慢慢地，我与雪融为一体，雪成了我，我成了雪。我终于可以自由地与天地对话，美妙的幻境中，解读虚幻与真实，伟大与渺小，美好与幻灭，永恒与瞬间。天地大美，无言，只在这飘飘洒洒的雪世界！

暖暖的阳光斜照着冬雪，淡淡的，勾画出一一种曼妙的影像，几片枯黄的树叶悄然飘落，阳光里，树影中，和雪紧紧依偎，因雪而润，因雪而美，树叶在雪地里为世界书写了一首浪漫的情诗……

随心随性
当我用生疏的乡音回应时
隐约之痛已渗透骨髓
此刻
一双结满老茧子的手
蘸着缀满柳芽晨露的晶莹
轻柔地洗去我满目愁容
……

长河浪花

我到城里参加工作后，就极少再睡过火炕。偶尔回老家，看见父母日渐年迈，我就想着让他们搬进城里和我一起住。起初父母怎么也不乐意，后来在我一二再而三的央求下，他们才勉强同意住几天试试。结果仅在我家住了两天，就提出要回去，理由是睡床不习惯。父亲说，一把老骨头了，再也离不开“热炕头”了。说实话，我也理解父母，他们睡了一辈子的火炕突然睡床难免不习惯。就好比一个抽了几十年烟的人，立即让他戒烟谈何容易呀。

对于我来说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常常怀念起小时候睡火炕的情景。这些记忆，深藏在我的内心深处，常会在北方寒冷的冬日里不经意间就忽然浮现在我的脑际，让我浑身充满了温暖。我想，这也许是我永远也无法割舍的一份情结。

有些日子没回老家了，我想念家乡的火炕，好想再次睡在母亲烧热的火炕上做一个甜美的梦。



教给了我们道理。母亲还有一个儿子夭折了，但她无暇用悲伤淹没自己，第二天就扛起重头下地了。在她看来，眼泪从左眼流到右眼里就足够了，没有必要像祥林嫂一样四处告白，博取同情。

母亲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本无字之书，她以自己为笔，蘸着生活这砚墨，书写了一个大写的人字。随便地翻一翻，就能得到无穷的力量和智慧。因了她的影响，我们兄弟三个各自淬炼成钢，站成一一道属于自己的风景。感谢我的母亲，感谢天下的母亲。



曹风

等待

秀君 撰

贺“菏泽舰”正式入列东海舰队

□ 张清正

万里海疆喜讯传，“菏泽利剑”国门悬。故乡民众做坚盾，敢叫恶鲨心胆寒！

两行老泪的浑浊
浸透了母亲牵挂的远行
这个让心灵坚韧的厮守
谓之故土
一封记忆的穿越
启开了游子尘封的思念
这个让心灵回归的呼唤
谓之乡愁
阡陌的蜿蜒
我的魂魄紧贴着土腥味儿匍匐前行
枯涸的黄土

家乡的火炕

□ 姜宝凤



俗话说：“南人习床，北人尚炕”。我的家乡在鲁西南农村，从小睡惯了家里的火炕，所以对火炕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。

很多人羡慕我，说我们夫妻都是大学毕业，在教育孩子上得天独厚。其实家庭教育与父母的学历无关。

我的母亲只上了小学一年级，二十六个拼音字母还没有学全，就被姥姥从教室里揪出来打猪草去了。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踏进学校的门坎。有时她从学校的门口经过，听到朗朗的读书声，也会心生艳羡。但是想到还需要自己帮着照料的弟姐妹妹，就毅然决然走上了回家的路。

那些年，母亲面朝黄土背朝天，练就一副男人的腰板，从来没有在谁面前服输过。结婚后，父亲是农校毕业，也算是半个知识分子了，母亲这才



每年寒假，我都要到二姨家小住几天。父母看管得紧，感觉只有在二姨家才可以无拘无束地疯玩，运气好，还能吃到二姨亲手做的花糕和红烧肉。小亮是二姨家唯一的孩子，大我三岁，长一副笔直的身板，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像两只清澈的玻璃球，隐藏在黑黑的睫毛下滴溜溜乱转。小亮同样盼望我的到来，提前把陀螺擦得干干净净，准备好了两条抽打陀螺的尼龙绳，并且规划好了去干渠的路线。二姨已经在碾子上磨好了面粉，发面的酵子用荷叶包着挂在结满冰凌的窗棂上。二姨夫裁好了红纸，抹去台上的灰尘，用一双结满老茧的手把毛笔在清水里涮了又涮。我的到来，给二姨一家带来了欢乐，似乎也把年味带来了，村子的上空不时传来一两声清脆的鞭炮声。家家户户屋顶上的烟囱冒出淡淡的柴烟，一股年的味道在四周悄无声息地蔓延。

二姨不赞同我们去干渠玩陀螺，她操着一副夸张的语气恐吓我们，同时和二姨夫共同监视着我们的行踪。其实干渠的水早已结成了冰，二姨的恐吓只是一种善意的提醒。我和小亮表面上对二姨唯唯诺诺，趁她不注意，揣起陀螺早已跑了个无影无踪。干渠像一块明亮的梳妆镜袒露在田野里，似乎等待着我们的到来，一群麻雀也不注意，叽叽喳喳地围着我们盘旋。我和小亮把陀螺放在冰面上，展开尼龙绳抽打起来，那种忘我的感觉如痴如醉。晶莹厚实的冰面上晃动着我们的倒影，陀螺在冰面上旋转的声音仿佛美妙的管弦乐曲。脑子里没有了时间的概念，只

鞭子

□ 刘厚珉

没耕牛的时候，也就没有了鞭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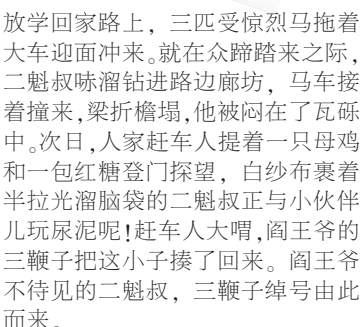
在农家，鞭子算不上家什，但使唤耕牛时少不了。鞭子由一根杆子、一条绳子、一段梢子连接而成。梢子是牛皮做的，杆子一甩，绳子跟随，梢子一折，可发出啪啪的声响，鞭子的烈性不在杆子和绳子上，而在梢子上。在神鞭手里，梢子就是一把利刃的尖锋。

耕牛最怕会使鞭的二杆子。二杆子是人的秉性，也是半吊子，其手把狠、性子躁、爱逞能。俺本家的二魁叔不是二杆子，他疼牛，对不听招呼的牛，他先口哨催，再大声呵，都不灵了，才使鞭子赶。只见二魁叔愤起扬鞭，鞭绳子在空中划过一弧，鞭梢子瞬间在牛屁股上被甩响，刹那间击断几根毛，完全不会伤及牛皮，而牛会感到屁股上顿生一股子厉风，立马受惊而奋蹄。

二杆子则不然，鞭梢子会恶狠狠地剪在牛屁股上，豁出一条蚯蚓形状的血痕，牛疼得一阵子颤栗，惨叫一声，往前直撞……这时，二杆子会笑道，你个瞎熊，知道疼了吧，让你净吃料不想干活！牛打了一个喷嚏，回骂二杆子，你个瞎熊，来咱咱俩换换个儿，看俺咋抽你……

二魁叔最恨这样的二杆子。二魁叔认为，牛是庄稼人的“媳妇”，自己媳妇吃糠咽草出憨力，还要遭鞭抽打，搁在你二杆子家里，你舍得下如此狠手！你媳妇能受得了！鞭打快牛是使牛把式的无能表现，鞭子不是打牛的，是与牛交流的工具。

听我爹说，二魁叔六岁上学堂，



放学回家路上，三匹受惊烈马拖着大车迎面冲来。就在众蹄踏来之际，二魁叔溜溜钻进路边廊坊，马车接着撞来，梁折檐塌，他被闷在了瓦砾中。次日，人家赶车人提着一只母鸡和一包红糖登门探望，白纱布裹着半拉光溜脑袋的二魁叔正与小伙伴们玩尿泥呢！赶车人大骂，阎王爷的三鞭子把这小子揍了回来。阎王爷不待见的二魁叔，三鞭子绰号由此而来。

三鞭子是使牛的老把式，甩的一手好鞭法。鞭长八尺，伸臂两尺，鞭梢子正巧击落十尺外的歪脖子枣树枝上的红枣。那年，二魁叔的儿子挑起鞭杆子，右手空中夺取，顺势一个长甩，鞭梢子紧挨着大帅右耳孔剪出一股子白烟。大帅顿感如雷贯耳，大声嗷叫，爹，饶了俺吧，俺再也不肯吃了！

后来，大帅考上了军校，转业后当了公安民警。二魁叔七十大寿那天，大帅在抓捕偷盗耕牛的团伙中壮烈牺牲，全村老幼痛哭流涕，集资为其树碑立传。

三鞭子二魁叔“鞭策教子”的故事成为老家一段传世佳话。

买古董的人

□ 陈秀春

一年夏天，我正在院子里喂鸡，家里来了个陌生人，手里拿着一个袋子，眼睛盯着院子里盛鸡食的瓦罐，说：“大姐，能不能让我看一下你家放鸡食的那个瓦罐？”我说：“行！”

那人听了顾不得脏，奔过去双手捧起瓦罐，正面反面仔细地看了好一会儿，问：“大姐，这个瓦罐卖不卖？”我看了眼黑乎乎脏兮兮的瓦罐，笑道：“一个旧瓦罐，不值钱，你喜欢就送你了。”

那人喜出望外说：“大姐，看你的人那么好，我就实不相瞒，我是古董专家，这个旧瓦罐是盛唐时期的瓷器，很值钱，我给你一万元你卖给我吧？”我说：“是不是太多了？”他丢下钱就急忙走了。

一年后，那人又来了，说：“大姐，你能让我看看有值钱的东西吗？”我说：“行，你看有吗？”那人说：“有啊！这个也不错，我想带走。”我一看哈哈大笑，不就是给羊喂水的一个水槽吗？那人却拿出了两万元钱放在我家桌子上溜之大吉。

前几天，那个古董专家又和村长一起兴匆匆地来到我家，我连忙让他进屋喝茶，感激他买了我家的古董，给我帮了大忙，那人一边喝茶一边惊讶地说：“大姐，你家宝贝还真不少呢！这个也一定很值钱。这一幅破旧的半边看不值钱的画，至少能值三万元，大姐，你卖吗……”

那人走后，我叫住村长：“我家真的有这么多值钱的东西？”村长说：“什么值钱的东西啊！他从你家拿走的这些东西简直一文不值。他是一个大慈善家，看到你非常困难，不过是想帮助你家一下，又不想伤了你的自尊……”

小小说

